

## 关注当代文学创作动态

# 茅奖作品 入题高考语文卷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聂晶

几度辛勤耕耘，即将结出硕果；几度怀揣梦想，等待放飞希望。

又是一年高考季，2024年全国高考近日落下帷幕。6月7日上午，全国高考的首场语文考试结束，重庆考生们使用的新课标Ⅱ卷文学类文本阅读的材料节选自2023年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当代作家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今年伊始，本报新专栏“写在茅奖边上”的开栏首篇书评就是以《暴风雨来临，他们何以微笑》为题，刊发了对小说《千里江山图》的评述文章。

据了解，2024年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共命制全国甲卷、新课标Ⅰ卷、新课标Ⅱ卷共3套高考语文试卷。《千里江山图》以1933年党中央机关从上海到瑞金的战略大转移为背景，以“千里江山图”行动计划为线索，讲述了地下特别行动小组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完成任务的故事。它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打捞出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用文学的方式去想象和呈现它的过程。此次高考的材料节选部分，呈现出隐蔽战线上共产党人陈千里、叶桃的鲜活形象。

同时，在新课标Ⅰ卷文学类文本阅读中也选用了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双奖得主、著名作家徐则臣的散文《放牛记》。从高考试卷中，我们可以看到茅盾文学奖作品对语文教育以及青少年阅读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不仅体现了文学作品在语文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也展示了茅盾文学奖作品在培养青少年文学素养和价值观方面的积极作用。

今天，我们不妨来看看各方评说高考卷中的茅奖作品，或许有助于推动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进而激发青少年的阅读兴趣，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

###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千里江山图》这部小说于2022年发表，2023年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词指出：“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是理想和英雄的风雅颂。革命者以信仰、纯真和勇气高举冲破黑暗的火炬。对城市空间的凝视和摹写，寄寓着对江山与人民的挚爱和忠诚。叙事明暗交错，光影流转，节奏急管繁弦，在静与动的辩证中保持着沉思与抒情的舒朗开阔，为革命历史题材写作传统展开了新的艺术维度。”

试题材料选自《千里江山图》中“贵生轮”一节的后半部分，略作删改。节选部分相对独立，叙事紧凑，同时又意蕴丰富，耐人寻味，比较贴近习惯于当代谍战小说和影视作品的年轻读者。选择这样思想性与文学性交相辉映的作品作为试题材料，让学生更深入地体会革命志士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人格，理解“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内涵，认同中国革命的思想基础和情感基础；同时，在文学审美意识与审美感知上也会受到熏陶和影响。高中课标提出：“关注当代文学创作动态，选读新近发表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及相关评论”。试题选材呼应课标，同时希望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即鼓励学生选读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提升文学阅读素养。

### 命题专家（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试题弘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青少年增强爱国意识和爱国情感，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发展、把自己的前途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来自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题专家这样说。

专家还指出，今年的试题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阅读材料体现出跨学科的综合性和引导基础教学进一步打破学科壁垒，注重各类基础知识的融会贯通，培养学生跨学科意识和视野；二是试题答案体现出多角度的开放性。多道试题给出了多种答题的可能，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表达自己的真实见解，将学习重心放在提高思维的严密性和表达的准确性上，而非对答题套路的机械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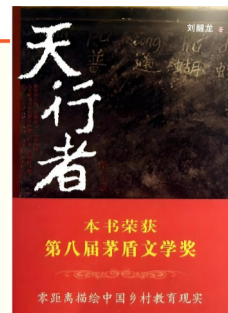
人类通往文明，就是要不断消减边缘人群与主流社会之间的矛盾和不公，消解不同主体之间的隔膜或对立。给予不同人群权利平等、民生保障和文化自由，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责任。文学，自然要承担起这样的义务。

### 单士兵（“写在茅奖边上”专栏主笔）

茅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正是作家孙甘露的匠心独运，不仅让小说《千里江山图》与古代名画《千里江山图》构成互文关系，同时也巧妙地通过接头暗语，让“千里江山图计划”呼应时代精神内涵：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千里江山，国泰民安。美好生活的图景，是先驱者用信仰信念书写而来的。理想信念从来不是一句简单口号，而是写在历史无数生动的细节之中。

## 写在茅奖边上②4



### 【作品简介】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2007—2010）《天行者》，是当代作家刘醒龙创作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一群在贫苦生活中无私为乡村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民办教师为求转正而发生的辛酸故事，也反映出被人们遗忘已久的乡村民办教师曾有过的艰难历程。小说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存在于中国二十年之久的民办教师现象及他们的生存状态，运用双线结构、写实、象征、对比等多种手法刻画人物，塑造了一群栩栩如生的民办教师形象。

### □单士兵

边缘人生，民间英雄；苦难叙事，价值正名。

有的人，一出生就是边缘地带的种子，默默承受着岁月风雨的侵袭，尽管一直努力地向主流靠拢，但生命似乎从来没有风华正茂。他们，常被称为“边缘人”。

边缘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以不同身份存在着。边缘，是相对于主流而言。边缘人群在权利上往往是缺少的，在经济上多是贫弱的，在文化上常常是较为落后的。

这决定着，边缘人群和主流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和疏离。他们，经常处在挣扎状态。

人类通往文明，就是要不断消减边缘人群与主流社会之间的矛盾和不公，消解不同主体之间的隔膜或对立。给予不同人群权利平等、民生保障和文化自由，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责任。文学，自然要承担起这样的义务。

中国现代文学中有大量反映边缘人群的优秀作品。鲁迅的《故乡》《阿Q正传》《孔乙己》和老舍的《茶馆》《骆驼祥子》等，就展示了太多边缘人苦难且失语的人生。时至今日，闰土、阿Q、孔乙己、祥子等人的名字，仍被很多人用作人生自况的身份标签。在茅盾文学奖作品中，也不乏书写边缘人的优秀作品。毕飞宇《推拿》中的盲人推拿师和刘醒龙《天行者》中的民办教师，就是典型的边缘人。

边缘人的迷茫与坚守、挣扎与担当，以批评与反思来设置议程，推动社会走向真善美。正如刘醒龙所说：“在好的小说中，所描写的某种行业，只是背景与载体，目的是让思想的舟驶向远方。”

界岭，是《天行者》的故事发生地。顾名思义，界岭就是边界地带、崇山峻岭的意思。书中这样描述：“界岭是这一带山区中最远、最深、最高的一片，站在山门口抬头往那个方向看上一眼都觉得累。”

从地理环境层面讲，界岭是一个荒芜偏僻的所在。但，更荒凉的是世道人心。小说中，有位老师对学生这样告诫：“死在城市的下水道里，也胜过活在界岭的清溪边。”

留守和逃离，是边缘地带边缘人的痛与醒。而界岭小学的几位民办教师，置身于阳光与苦难之间，选择逐光而行、向阳而生。

民办教师，是一个消失已久的职业身份。但，作为边缘群体，它曾是这片广袤土地上的重要存在。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教师队伍中仍有1/3为民办教师，他们曾为乡村教育撑起一片湛蓝澄澈的天空，让无数农村孩子摆脱阶层固化，实现代际转移。

“民办”这个前缀，就是在标注与“公办”的区别。民办教师，看似体制内，其实体制外。这个群体并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只是作为师资不足的补充。

身份差别体现于权利和待遇。民办教师没有编制，不但失去很多体制内职称职务晋升的机会，而且在工资收入上只能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承担，大多少得可怜，甚至难以维继。

但，在特定历史阶段，民办教师既是卑微的，又是伟大的。面对苦涩艰难的生活，他们还是坚守初心，为下一代扛起沉重的闸门，以薪火相传的方式，送孩子到光明地带去。正如《天行者》中的省报王主任所说：“在荒芜的乡村，如果没有一大批民办教师魅力支撑二十年，乡村之荒漠将更加不堪设想！”

王主任原本欲将民办教师报道为当代民族英雄，但又害怕犯下忌讳才改为民间英雄，从中不难看出对民办教师的高度认同和愧疚表达。在《天行者》的题记中，刘醒龙也这样写道：“献给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

大地微凉，英雄悲歌。面对三次转正机会，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展示出边缘人的人格力量，令人动容。第一次转正机会，是因为张英才发表

# 边缘人生，置身于阳光与苦难之间

的文章《大山·小学·国旗》获奖，为全县教育事业增光添彩了，上面破例给了一个转正名额。

这个名额推来推去，大家给了余校长。不过，余校长将机会又给了已经瘫痪在床的妻子明爱芬。于是，一场非常隆重的“签字仪式”开始了。“明爱芬用肥皂细心地洗净了手，擦干朝余校长要过一支笔，颤颤悠悠地填上：明爱芬，女，已婚，汉族……突然间，那支笔不动了……”明爱芬未能完成转正签字，生命就走到尽头。这一生，她没能得到梦寐以求的公办教师身份。

第二次转正机会来临时，余校长恰好不在学校。刚来的年轻人蓝飞以权谋私，私自填写了自己名字。得知真相后，邓有米、孙四海等老民办教师怒火中烧，而同样是受害者的余校长则说：“蓝老师的事虽木已成舟，想要翻出那些脏东西，譬如造假证明，以权谋私等，抹黑他，也不是什么难事，甚至完全可以翻盘。可翻盘之后怎么办？蓝老师连恋爱都没谈过，就要背上这些脏东西，岂不是生不如死吗？”

向前看，莫回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悲悯比苛责更有力。退让和原谅，最终也释放出巨大的救赎力量。心怀愧疚和感恩的蓝飞逃离界岭，进入了县级机关工作后，不断通过各种努力，来回报界岭小学。

第三次转正机会是一次政策普惠。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终于看到红头文件上明确写着“将全中国的民办教师全部转为公办教师”。但，条件是交一笔昂贵的转正工龄费。对民办教师来说，有时活着已经用尽全部力气。他们就拿出人生积攒的所有积蓄，也不够交纳这笔费用。这样的转政政策，惊喜感极大，伤害性更强。

为此，邓有米不惜铤而走险，收取建校的两万元工程回扣，来解决大家转正资金难题，不料施工方交付的是豆腐渣工程，在“村闹”举债之下，邓有米被开除公职，孙四海因无偿转正，只好轻轻放下教鞭，离开界岭小学。

迟来的公平正义，难以释放的制度善意，让民办教师在挤进主流社会的路途上，步履沉重，滞重难行，代价巨大。

边缘人群遭受的苦难，既源于制度设计，也与权力掠夺有关。《天行者》的村长安实，高权集权，既蠢又坏，像个土皇帝，物质上贪婪，精神上愚昧，人格上猥琐。界岭小学校舍破烂，民办教师工资拖欠，都与这种权力野蛮和腐败有关。对这样的“村闹”，刘醒龙如此愤怒地表达不满：“在乡村，熟用无赖与野蛮，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了眼前利益。”

哪怕是在极端糟糕的境遇下，也总有一种大爱无私凛然长存。每天早上，界岭小学都在笛子吹奏的国歌声中升起国旗；每天放学，也要举行严肃的降旗仪式。邓有米说：“界岭小学就这么一点凝聚力，若不是天天升旗，外人还以为这里是废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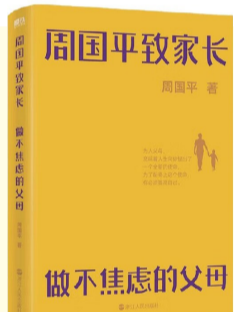
仪式感满满，这样的场景在《天行者》中有很多。明爱芬死后降半旗，余校长在省城某实验小学进行“自我师资培优”的讲课，孙四海竞选界岭村村长时的监督流程……作者设置这些仪式，就是表明边缘人群在努力融入主流话语，在试图步入主流社会，在把工作生活纳入到“公办”体制模式下。

这样的仪式感，充满了悲壮感。很多时候，也被理解是中了“界岭小学的毒”。界岭偏远，小学破旧，但老师的崇高与奉献，村民的淳朴和善良，都在释放绵绵不绝的力量。这种“毒”，犹如民办教师们经常吹奏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浸入人心，给人力量，让人们面对现实的残酷，也不丧失对美好的期盼，让所有在此停留过的人，都永远为之魂牵梦萦，奋斗不息。

尽管刘醒龙在《天行者》中的情感表达有些不够节制，过于直白热烈，没有做到静水流深和收放自如，但是，面对那些生活在苦难之中的透光者，或许也不必过度压抑自己的感动，面对那些欺辱和掠夺社会底层的恶棍，也不妨直接勇敢地表达愤怒。不由又想起了阿贝尔·加缪在《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说的话：“爱是没有界限的。如果我拥抱一切，那么爱得笨拙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 童年可以明亮，少年不需要绩效

——《周国平致家长：做不焦虑的父母》读后



### □万诚文

作为一个父亲，父亲节之际也正是期末考试之时，周期性焦虑孩子考试成绩的时段又来了。

正在焦虑之时，朋友推荐了一本新书——《周国平致家长：做不焦虑的父母》。这标题就很讨喜，心想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对于家长心理健康的意义实在是重大无比，说不定还可以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暴发概率。

该书的作者周国平既是学者也是作家，北大哲学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出版过《尼采：在世纪的转点上》等，散文集《爱与孤独》《灵魂只能独行》等，纪实作品《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译著有《悲剧的诞生》《偶像的黄昏》等。

刚开始读的时候有些担心，一个搞哲学的会不会把教孩子这种事情弄得过于科学化、程式化？然而，读了几页后就放心下来——这其实读的是一个父亲在带娃过程中的各种感触。

有人对周国平这本书评价并不高，感觉就是一个集子，涉及面太广。包含作者的散文、诗歌、演讲、感想等等，私货太多，读起来不像小说一样酣畅淋漓，也不像教程一样步骤清晰，甚至觉得有些零乱。

但也许是同为父亲的缘故，我恰恰觉得这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父亲带娃现状。世上只有当父母这个职业无证可考，属于无证上岗，相关的知识技能都只能上岗后再慢慢摸索、自我培训。大部分的带娃父母很多时候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教孩子的过程并不能形成完整的剧本，也并不一定是美丽的画卷，更不是什么鸡兔同笼计算的习题。

哲学，对于普通人来说高深莫测，而在作家周国平看来，这恰恰跟带娃的真谛有些暗合：哲学研究的就是“命运”，而父母在教育孩子时，就像是撞见了宿命的本体——只能面对，不能逃离。

周国平在书里写道：“父母对子女的爱很像诗人对作品的爱：他们如同创作一样在儿女身上倾注心血，结果儿女如同作品一样体现了他们的存在价值。”

说得很文艺，但其实说出了真实的无奈，因为就从你写了那篇小作文的那一刻开始，里面的主角就会从读者那里获得另外的新鲜的生命。即使是你再雄心万丈，一心想着“985”与“211”，又或者你百般千番地遮风挡雨只想孩子一切顺遂，但那心肝宝贝却总会长大，独立走上自己的人生之路，“送行的一天必将到来，你们再舍不得也不能与之同行。”周国平说。

“我以前认为，人一旦做了父母就意味着老了，不再是孩子了。

现在才知道，人唯有自己做了父母，才能最大限度地回到孩子的世界。”我很认同书中这段话，因为我当了父亲，才能最大限度地理解了父亲的父亲，在陪着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仿佛可以重过一次童年。

诗人纪伯伦在《论孩子》中写道：“他们是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他们虽和你们一同生活，却不属于你们。你们可以给他们以爱，却不可给他们以思想，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那么，请记住作家的这句话吧：“往往正是由于他的将来操心得太多、太细、太具体，以至于他现在的状态不对头了。”

读一本书，让自己放松一下，让彼此的童年可以明亮一些，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亲爱的孩子，先把平凡的每个日子过好，人生的每一个片段才能完整；亲爱的家长，先让自己平和下来，焦虑不能解决问题，孩子长大了会记得你们一起阳光灿烂、笑容满面的瞬间。

赵域舒：在普罗旺斯的格里尼翁，雅各泰不仅写作，还翻译了但丁、荷尔德林、居斯塔夫·胡……他一边和他们对话，一边向这个世界提问。这种对话和静谧的隐士生活，在我看来是呈现在雅各泰诗歌中的两种镜像。这使得他对生命、死亡、衰老等的思考既深且静，还非常美。也就是说，只有这种隐士生活，才能让一个诗人安静而富有诗意地沉潜到关于生命本身的深度思考中去。

这本集子，其实并非一本诗集，而是作者自选的1946—2008年期间的“笔记、散文和诗歌”。在我看来，这些笔记、散文，就是一个诗人在法国南部小村庄生活着、写着、喃喃自语着、真实思考着的记录。

谷禾：在AI应用日益广泛的年代，你曾经把它作为译诗助手尝试过吗？AI有没有可能代替翻译家的工作，你有过“失业”的担忧吗？

赵域舒：在我看来，AI至少目前还没有可能代替诗歌翻译，但可以作为诗歌翻译的辅助工具。事实上，我在文学翻译中，经常用到“法语助手”，现在它也提供AI翻译这个选项，而且准确度也越来越高。

但为什么说目前AI翻译诗歌还不行呢？我指的是AI译出的诗歌，必须要译者人工修改，否则读起来令人一头雾水。因为，一是

诗教中有时为了韵脚，为了表达效果，会有不少倒装句等，也就不是正常的语序，而且它还分行，经常没有标点符号，但AI是一行行按顺序翻译的；二是诗歌中常常存在“深度意象”、双关、潜台词等，必须凭着对诗人的了解去把握，这也是目前AI还力所不逮的。

谷禾：你的大学专业是法语，英语也很优秀，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那么，你的诗歌写作有没有受到翻译的影响？你对当下的中国诗歌写作有着怎样的期许？

赵域舒：翻译是最好的阅读。在翻译这两本雅各泰集子的过程中，我常常沉浸在作者构建的那样一种极其美、极其宁静，又极其直面内心世界的氛围中。当下的中国诗坛有不少我喜欢的诗人，我期待每一个爱诗者都能沉潜地面对自己的内心，热忱地关注我们所处的世界，更诚实、更言之有物、更具创造性地表达。

赵域舒：在我看来，AI至少目前还没有可能代替诗歌翻译，但可以作为诗歌翻译的辅助工具。事实上，我在文学翻译中，经常用到“法语助手”，现在它也提供AI翻译这个选项，而且准确度也越来越高。

但为什么说目前AI翻译诗歌还不行呢？我指的是AI译出的诗歌，必须要译者人工修改，否则读起来令人一头雾水。因为，一是

诗教中有时为了韵脚，为了表达效果，会有不少倒装句等，也就不是正常的语序，而且它还分行，经常没有标点符号，但AI是一行行按顺序翻译的；二是诗歌中常常存在“深度意象”、双关、潜台词等，必须凭着对诗人的了解去把握，这也是目前AI还力所不逮的。

谷禾：你的大学专业是法语，英语也很优秀，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那么，你的诗歌写作有没有受到翻译的影响？你对当下的中国诗歌写作有着怎样的期许？

赵域舒：翻译是最好的阅读。在翻译这两本雅各泰集子的过程中，我常常沉浸在作者构建的那样一种极其美、极其宁静，又极其直面内心世界的氛围中。当下的中国诗坛有不少我喜欢的诗人，我期待每一个爱诗者都能沉潜地面对自己的内心，热忱地关注我们所处的世界，更诚实、更言之有物、更具创造性地表达。

赵域舒：在我看来，AI至少目前还没有可能代替诗歌翻译，但可以作为诗歌翻译的辅助工具。事实上，我在文学翻译中，经常用到“法语助手”，现在它也提供AI翻译这个选项，而且准确度也越来越高。

但为什么说目前AI翻译诗歌还不行呢？我指的是AI译出的诗歌，必须要译者人工修改，否则读起来令人一头雾水。因为，一是

诗教中有时为了韵脚，为了表达效果，会有不少倒装句等，也就不是正常的语序，而且它还分行，经常没有标点符号，但AI是一行行按顺序翻译的；二是诗歌中常常存在“深度意象”、双关、潜台词等，必须凭着对诗人的了解去把握，这也是目前AI还力所不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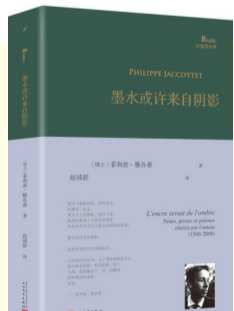


电子书、有声书  
扫码即可  
阅读、收听

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

书评投稿邮箱：cqrbdsb@163.com

### 【荐书台】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菲利普·雅各泰  
译者：赵域舒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 对谈人

赵域舒：重庆诗人、《墨水或许来自阴影》译者，曾用笔名宇舒  
谷禾：著名诗人、《十月》杂志总编助理

谷禾：宇舒好！祝贺你翻译的菲利普·雅各泰选集《墨水或许来自阴影》（以下称《墨水》）作为“巴别塔诗典”系列的最新品种之一新鲜出版。作为当下享有盛誉的瑞士籍法语诗人，雅各泰在中国也有不少知音，这本书几乎涵盖了他创作的主要作品，对他的汉语读者来说，可算一件值得奔走相告的事情。作为译者，能否更加专业地介绍一下雅各泰和《墨水》？

赵域舒：由于时下网络时代的